

论勃洛克创作中的莱蒙托夫传统

黄晓敏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提 要：莱蒙托夫凭借其极具个性的艺术创作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魅力吸引了白银时代诗人们的密切关注，其中勃洛克诗歌创作中的莱蒙托夫传统尤为明显。本文从勃洛克论莱蒙托夫、勃洛克创作中莱蒙托夫文本的引用、两位诗人浪漫主义主题的遥相呼应、宗教主题及恶魔主题的互文性等方面阐释了莱蒙托夫对勃洛克在诗歌创作上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勃洛克；莱蒙托夫；传统；互文；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莱蒙托夫凭借其极具个性的艺术创作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性魅力吸引了白银时代诗人们的极大关注，这体现在诗人笔下的形象得到重塑，典型主题得以延伸，及诗学传统得到发展。其中，莱蒙托夫传统在勃洛克创作中的反映则吸引了白银时代批评家及后来研究者的关注。1903年，A. 别雷在给勃洛克的信中谈到他诗歌中的“莱蒙托夫气质”。尼·古米廖夫甚至认为勃洛克的抒情诗正是出自于“莱蒙托夫诗学”（Н.С. Гумилёв 1923: 131）。К.丘科夫斯基则称勃洛克是“我们时代的莱蒙托夫”（К. Чуковский 1924: 136）。勃洛克与莱蒙托夫之间的深刻渊源首先始于勃洛克对莱蒙托夫创作的认知。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莱蒙托夫传统的延续表现在互文性文本及主题的再现。

2 勃洛克论莱蒙托夫

有观点认为，对于早期的勃洛克来说，尤其是在创作《美妇人诗集》的阶段，莱蒙托夫的影响是不太明显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他的第一卷诗集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费特（А.А. Фет）传统和索洛维约夫（В.С. Соловьёв）神秘主义的爱情主题。《美妇人诗集》的主要抒情基调是远离可怕的现实世界，远离生活的矛盾，诗人力图达到内心的和谐与安宁。这种基调与莱蒙托夫那种敏锐紧张的个性意识，悲剧性的怀疑和反抗精神，勇敢而强烈的感召力显得格格不入。此外，早期勃洛克在论述最新诗歌流派的文章里，只在谈到丘特切夫（Ф.И. Тютчев）时稍微提及了莱蒙托夫。然而，在早期大量的抒情作品中，勃洛克曾对莱蒙托夫表示过“锲而不舍的关注”（В.А. Мануйлов 1981: 784），他从前辈那里引用过大量代用语，题词及某些情境等。因此，莱蒙托夫在早期勃洛克的抒情诗创作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1900—1903年间，勃洛克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弗·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诗学和哲学上，后者与莱蒙托夫在诗歌精神上有着很大分歧。1899年索洛维约夫有过一场著名

的关于莱蒙托夫的演讲。在这位哲学家看来，莱蒙托夫具有成为超人的天资——他具有“无可比拟的强烈的自我感知的力量”；此外，他还遗传了苏格兰祖先的预言能力，能够预知自己的命运。然而诗人的自私、骄傲和自我神化，尤其是意识到恶魔的邪恶性后反将之理想化的做法引起了索洛维约夫的不满和批判。他沉痛地指出：“莱蒙托夫的天赋水平有多高，他的道德水准就有多低下”，并在最后声称要“揭露被诗人所歌颂的恶魔性的谎言”（Вл.С. Соловьев 2002: 330—347）。

勃洛克后来曾在对莱蒙托夫的诗歌《梦》的注解中写道：“索洛维约夫在该诗中找到了诗人具有‘第二视力’的惊人证据，他指出‘莱蒙托夫不仅看到了梦中之梦，还看到了梦中之梦的梦——梦的三次方’”（С.В. Буравова）可见勃洛克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并且深受其影响。不过勃洛克在索洛维约夫评论莱蒙托夫的文章中留下了两处标记，显然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一处是为莱蒙托夫的艺术做辩护，另一处表示自己不赞同哲学家对诗歌《恶魔》采取的轻蔑态度。

1906年，勃洛克发表了评论文章《学究论诗人》，此文针对文艺学家Н.科特利亚列夫斯基（Н.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关于莱蒙托夫的研究著作《米·尤·莱蒙托夫：诗人个性及其作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Н.科特利亚列夫斯基认为，“莱蒙托夫在谈到自己的才能时很不谦虚”，他的“诗学幻想与生活的外在事实不相符”，“青年时期的苦难画面是杜撰出来的而非亲身经历”，因而言行举止中有“矫揉造作的痕迹”；诗人也在“尝试着战胜自己身上自私的阴暗……却越陷越深，堕落到写爱情诗的地步”（А.Блок 1962с: 66）。勃洛克却对莱蒙托夫创作的空想和幻想表示欢迎，他反对软弱无个性的诗人形象，哪怕“他的面貌仍是黑暗的，遥远的，可怕的”。在勃洛克看来，预见性的精神忧虑是莱蒙托夫诗歌的基本特征。对于勃洛克的同时代诗人向莱蒙托夫的靠拢，勃洛克表示热烈欢迎，他写道：“近年的文学力求回归至莱蒙托夫这一源头，或冲动，或热烈，或平静，或忐忑地对他表示敬重（……）莱蒙托夫的宝藏值得不断去努力挖掘”（А.Блок 1962с: 27）。

与这篇书评同时完成的还有另一篇文章《萧条时代》（1906），其中勃洛克称莱蒙托夫是“深不可测的智慧导师”，将这位俄罗斯命运的先知同果戈理相提并论，甚至把他看得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А.Блок 1962с: 70）。

1919—1920年间，勃洛克参与了高尔基主编的有关18—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著作的撰写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学者К.丘科夫斯基（К.И. Чуковский）。勃洛克选择了自己喜爱的诗人莱蒙托夫并热情地投入工作。然而据丘科夫斯基的日记所述，勃洛克曾因为这份工作感到“疲惫和痛苦不堪”（К.И. Чуковский 1991: 142），因为诗人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撰写，他关注的可能是莱蒙托夫创作中具有预见性的梦境，或是写写能看见上帝的莱蒙托夫。对于勃洛克来说，莱蒙托夫是魔法师，是先知，是与上帝抗争的人，他是神秘而又独一无二的。而高尔基的目标是要把莱蒙托夫的形象塑造成“文化的动力，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以适应时代的进步和政治的需要。上层的压力让勃洛克陷入了悲剧性的两难境地。

丘科夫斯基后来又回忆道，勃洛克曾经久久地凝视着书中莱蒙托夫的画像并对他说：“莱蒙托夫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就只是在这幅肖像上。其他的都不是他”（К.И. Чуковский 2004: 105）。可见，自始至终，对于勃洛克来说，莱蒙托夫只是他自己，是简单的一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符号，或是某种力量的代言人。

3 勃洛克与莱蒙托夫创作的互文性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早期抒情作品中勃洛克曾对莱蒙托夫表示过“锲而不舍的关注”，从作品的题词、代用语、类似情境到反抗上帝的主题、恶魔主题等都可以发现这种“关注”。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对于勃洛克来说，即便是在创作初期，这种情况也绝对不是由于个人

创作能力的不足。首先，这显示了诗人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前辈大师的愿望。许多伟大作家的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其次，勃洛克所吸收的莱蒙托夫的创作传统，与早期勃洛克诗歌的特点、思想和心态基本是契合的，并非生搬硬套。再次，诗人有意寻找已经被使用过的词语或形象，是为了表达自己类似的思想、情绪和心理感受，以达到隐喻的效果。

3.1 文本的互文性

勃洛克曾一字不差地引用过莱蒙托夫诗歌中的一些片段。例如莱蒙托夫的著名诗篇《我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大路》，其中“星星和星星在低声地倾谈……”这一句被勃洛克引用到诗歌《片断》（“不解的忧伤……”）（1899）中。在抒情主人公的心里，满天繁星的夜晚与神秘的宇宙联系在了一起。这里不仅仅是字面上一字不差的引用，也是形象内涵上的吻合，使用的是有固定出处的文本中熟悉的元素。

再如诗歌《四周是辽阔的平原》（1901）里最后一节中有这样的诗句：“将来的一切，过去的一切，/冰冷且毫无生气的遗骸，/有如田野里这孤零零/爱情坟墓上的镇墓石……”，（А.Блок 1997: 73）这些诗句出自莱蒙托夫的长诗《大贵族奥尔沙》（1835—1836）。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文本吻合应该是属于无意识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勃洛克的诗歌中涉及到的是“爱情的坟墓”，其中抒情主人公怀疑不可能再同理想中的人结合，但遗骸的形象打消了他的疑虑，因为它象征着爱情的暂时死亡，以后依然能够重生。而莱蒙托夫笔下的主人公阿尔谢尼则没有这样的希望。虽然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不同，但遗骸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可以认为，勃洛克很熟悉莱蒙托夫该首长诗的创作语境。

有些情况下，勃洛克在创作中引用莱蒙托夫的诗句更像是有意地达成呼应的效果。例如在诗歌《被炎热灼烧的七月的夜晚……》（1899）中，勃洛克的主人公感慨道：“不要合在一起，我的疲倦的眼皮！”（А.Блок 1962c: 79）；而莱蒙托夫笔下《星星》（1830）的主人公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我也合不拢/疲倦的眼睑”（莱蒙托夫 独白 1998: 101—102）。这两首诗本身在主题上就非常接近，其中都有着被夜晚和爱情折磨的主人公。此外，同样在诗歌《我独自一人走上宽阔的道路》中，“我想要茫茫地进入沉沉的梦乡”这一句被勃洛克引用到诗歌《致朋友》（“我们暗暗地敌视对方……”）（1908）中：“永远地进入沉沉的梦乡……”（А.Блок 1962b: 125）。两位诗人都透露出想要“沉浸在永恒的梦中”的愿望，也反映出在那些充满怀疑和失望的日子里沉重、绝望的心境。

3.2 浪漫主义主题的互文性

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浪漫主义的主题上不谋而合。当然，有些或许完全是诗人为了表达自己类似的心境感受而有意引用的。勃洛克在诗歌《为什么，为什么掉进了虚空的黑暗》（1899）中写道：“我想活着，尽管这里没有幸福……”（А.Блок 1907: 23）。这一句不禁使人想起莱蒙托夫的诗句：“我想要生活！我想要悲哀，/故意跟爱情和幸福为难”（莱蒙托夫·诗人之死 1998: 55）。除了字面上的呼应，这两首诗歌均是浪漫主义主题，诗人都表达了对尘世生活的强烈渴望，尽管会有灾难和不幸，但是他们眼中的生命仍然是崇高的，丰富多彩的。或许他们也已意识到，诗人作为上帝的宠儿，承受痛苦和打击乃是他们共同的宿命。

勃洛克在诗歌《是时候将幸福的梦遗忘》（1898）中写道：“是时候将充满幸福的梦遗忘，销魂已使我们足够痛苦……”（А.Блок 1962c: 7）。该诗与莱蒙托夫一首诗的开头十分相似：“是时候从最后的梦中醒来，我在这世上已足够老朽……”（《是时候从最后的梦中醒来……》，1831）（М.Лермонтов 1979: 220）。这两首诗都是诗人们早期的诗歌，都有着假想厌倦生命然后寻求遗忘的主题。

对于早期的勃洛克来说，莱蒙托夫的《沉思》是不得不提的一部重要作品。勃洛克诗作《当一群人簇拥着偶像》（1899）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该诗的题词正是《沉思》中的二行

诗：“对于善与恶我们都可耻地漠不关心，/在生活的开端就无声无息地凋零。”（勃洛克 2010：20）随后在诗中还存在与这一引言在主题上的呼应：“我们对于善和恶都可耻地漠不关心……”（М.Лермонтов 1988：168）“我——是一个冷漠的忧郁的孤独者……”（勃洛克 2010：20）；“我们这些忧郁的即将被遗忘的人们，将无声无息地走过这个世界。”（М.Лермонтов 1988：169）——“我却无限冷淡……我却呆然不动，默默无言”（勃洛克 2010：20）。

显然，这些呼应之处并非文本上的完全吻合，但在节奏和主题上都很相近，两位诗人都表达出由于自己的冷漠而导致的遗憾和苦恼之情。只不过莱蒙托夫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这一特点属于整整一代人，而勃洛克则将其视作个性的独特表现。

学者阿·阿夫拉缅科（А.П. Авраменко）认为，勃洛克抒情诗的主题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有种与“人群”相对抗的使命感，而《沉思》正是因为包含这一鲜明的主题才引起勃洛克格外的关注。他认为，“勃洛克试图在自己晚期的作品里寻求莱蒙托夫早已经遗弃的东西”（А.П. Авраменко 1986：220）。这里谈的与其说是对个人主义的崇拜，倒不如说是两位诗人对真善美的理想的不懈追求。他们在各自选择的道路上艰难前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阻碍，或来自外界，或归咎于内心。因此当诗人勃洛克产生怀疑的情绪时，转而从莱蒙托夫处寻求慰藉并非出于偶然。他写道：“但是，很明显，由于我的深沉的苦闷，/已经淹没了希望的航船！”（勃洛克 2010：20）。莱蒙托夫在诗歌《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1832）中也有着与此类似的表达，只是稍微有些差别：“在我心中，像大海中一样，/希望的碎片仍然在浮沉……”（《诗人之死》，莱蒙托夫 1998b：40）。两位诗人都表达了伴随着成就而来的忧伤，苦恼于潜藏在自己身上的精神力量和创造力未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发挥。

3.3 宗教主题的互文性

两位诗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纯净美好的宗教世界。勃洛克的诗歌世界里，一直闪耀着宗教理想的光辉，与至高无上的神保持着“神秘交流”，这在早期《启明集》中就有鲜明的体现。诗人尝试着能看见“遥远未来的彼岸”（《我寻找新奇……》，1902），能听到“宇宙乐队”的声响。然而当他在神秘而又令人不安的夜晚，仰望着“无形太空”和“星辰之海”时，他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承认自己的弱小和彼岸世界的高不可攀。他带着懊恼和自嘲呢喃道：“……星辰与天空——星辰与天空！——而我只是凡人！”（А.Блок 1962a：257）。莱蒙托夫早就不止一次地意识到，接近上帝的路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诗人心中对宗教世界的神往却无法抑制：“它认为人世间贫乏的歌/代替不了天国之音”（《天使》，1831）（莱蒙托夫 1998a：435）。对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信仰使得他们相信，上帝将“无法实现的愿望”注入人们的心灵，是为了让人去追求“自我完善”和“世界的完善”，感受爱与希望的力量，并懂得什么才是“圆满的幸福”（《当我还在无知的顺从》）。

信仰和祷告在诗人们的世界里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们认为，在尘世的人类情感中，只有用“痛苦和忧虑”换来的“幸福抑或折磨的……一些瞬间”是崇高的。他们愿意为了这些瞬间放弃“悠闲的平静”，而且心里充满了通过爱来拯救的渴望。是祈祷带给他们力量。莱蒙托夫在《祈祷》（“不要责难我，全能的上帝”）、《祈祷》（“圣母啊，现在我站在你圣像前”）、《祈祷》（“每当人生痛苦的时刻”）等作品中都涉及到这一主题；勃洛克则更是完全把诗歌当作祷告，他的大多数作品，尤其是早期的，都带有祷告的基调，在执著地重复和咏叹。“请你给我这个不幸的诗人，/打开进入新的神殿的大门，/指出一条从黑暗迈向光明的途径！……/啊，请你把我带进那远方的国度吧……”（《献给一位神秘的神灵》，1899）（勃洛克 2010：34）。莱蒙托夫提到，祈祷使心情得到了放松：“好像从心头卸下了重负/怀疑便从心中走开——/我有所信赖了，放声恸哭/是这般地轻快，轻快……”（《祈祷》，1839）（莱蒙托夫 1985：660）。勃洛克则通过祈祷获得了“英勇善战的”信心，他的主人公们也准备好了“佩戴宝剑”，来捍卫自己的理想。

“美妇人”是谈论勃洛克的艺术世界时无法绕开的形象。她是诗人关于梦想和超凡之美的神秘意象的化身。她见证着勃洛克天然的宗教感，证明其思维在基督教文化的世代传承中早已形成定式。有时“美妇人”是天上的神秘女性形象，“室女星”“朝霞”“圣女”“不可企及的女神”等都是对同一个形象的不同称呼；有时她又是真实的、尘世的女子，是爱人或者妻子。通常，研究者们都会注意到柏拉图和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对勃洛克笔下这一形象的影响，尤其是索洛维约夫的关于世界心灵和“永恒女性”的学说。但在此，同样可以发现莱蒙托夫的影响。

在莱蒙托夫的诗歌世界里，尘世中即可以看见天堂的标志。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曾经明确指出：“对尘世超凡的爱是莱蒙托夫的特点……这与基督教中身在尘世对天国的向往之情相反，是身在天国，而对尘世故土的思念之情”（Д.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2002: 379）。所以他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融合了尘世之美和天国之美，结合了年轻、善良、温柔、永恒，以及不可企及的崇高特质。诗人的理想对象由想象而产生：“我在想象中创作出/自己的意中人，/从那时起我把这虚无缥缈的幻象/珍藏在心中，抚爱，温存”（《在阴冷、神秘的半截面具下》，1841）（М.Лермонтов 1988: 212）。这一幻象完全被爱与温柔的气氛所包围。他的抒情主人公在尘世的爱情中寻找自己的“天堂”，例如：在他眼中，“你那噙满泪水的双眸 / 美如天国”（《绝句 致 Д.***》1831）（М.Лермонтов 1988: 97）。爱人已同神圣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只是勃洛克有一天直接称呼她为“天上的圣女”。勃洛克吸收了莱蒙托夫关于“美化身为女性”的思想，并赋予其独有的特色。如果说莱蒙托夫发现了宗教中女性的温柔因素，画出了一个“草图”的话，那么可以说勃洛克则用精细的线条将之刻画了出来，并赋予其神秘感，而在这种神秘感的背后我们似乎听到了上帝的脚步声。

总之，勃洛克的宗教世界里渗透着莱蒙托夫精神，因为诗人们对宗教、对浪漫主义感知上彼此相似，正是这种感知力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天国和尘世，看待人对美、爱情和光明的不懈追求。

3.4 恶魔性主题的互文性

众所周知，恶魔性主题是莱蒙托夫毕其一生思索的主题，恶魔式主人公贯穿于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及小说等不同体裁的创作中。而恶魔主题同时也是勃洛克成熟时期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诗人的艺术观向悲剧性转变的一大体现。

恶魔性的世界观首先反映在莱蒙托夫对浪漫主义本质的双重性的认识上。例如，莱蒙托夫在叙事诗《塔玛拉》（1841）中塑造的女主人公，一个残忍又淫荡的女王，美丽得像天使，又邪恶得像恶魔，在她的身上神性与恶魔性共存。这一点勃洛克在自己神秘的爱人身上也发现了。安德烈·别雷在1903年1月6日写给勃洛克的信中，指出了双重诠释永恒女性的可能性：“体现基督时，她是索菲亚，是熠熠生辉的圣母；不体现基督时，她是月光女郎阿斯塔塔，火热的巴比伦荡妇”。别雷在最后撰写的《回忆勃洛克》中，亦再次肯定勃洛克的“美妇人”形象是双重的（谷羽等 2006: 118）。

究其原因，诗人自己也感受到了这种双重性的折磨，原本宁静和谐的世界中闯入了不安的音符：“我害怕我的双重灵魂，/小心翼翼地把/自己野蛮的魔鬼的形象，/藏进这神圣的甲冑里。/我在虔诚的祈祷中/寻求基督的庇护，/但虚伪的面具背后，/说谎的双唇透着笑意”（《我爱庄严的教堂》，1902）（А. Блок 1997: 103）。

此外，勃洛克创作中出现的有关宗教主题的形象和故事，诠释着诗人对生命永恒的规律和价值的认知，同时也清晰地展现善与恶、神圣与卑劣的特质在同一人物身上的二元对立。例如，在有着迷人魅力的缪斯身上，却有“注定死亡的信息”，有着“神圣遗训的诅咒”和“对幸福的凌辱”。对于别人她是缪斯和奇迹，而对主人公来说她却是地狱和痛苦。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忽视莱蒙托夫传统的影响，小说《当代英雄》中就展现了对立双方不可分割

的统一和斗争，尤其表现了人身上神秘的双重天性。

毫无疑问，两位诗人笔下的恶魔形象是有所关联的。勃洛克曾在自己的第一部三卷本诗集的附注中，指出了其中的继承性：“莱蒙托夫和弗鲁贝尔笔下的恶魔之间的联系值得研究，这些诗歌中就含有对此的暗示”（А. Блок 1912: 196）。诗人们笔下的恶魔，是叛逆的浪漫主义者，试图在炽热的爱情中找到通向永恒的出路，以求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莱蒙托夫笔下有恶魔拜访塔玛拉这一著名场景，在勃洛克的《地狱之歌》（1909）中遇到了相似的画面：“在那儿，她安详地睡着，安详地呼吸，/于是我满怀钟情的悲伤向她俯身，/把宝石戒指戴上她的手指！”（勃洛克 2010: 249）尽管“恶魔是否定与恶的灵魂”，但爱情在这里正是象征着这一恶的灵魂对美、善与和谐的渴望。

恶魔性世界观的悲剧性在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两位诗人笔下的恶魔们都曾向女主人公哀求，祈求能得到令人眩目的爱情和幸福。而正是这种对极限幸福的疯狂幻想，导致了自身的悲剧性结局，也造成了被他们诱惑过的女主人公的死亡。尽管如此，恶魔们身上却体现了不可驯服的意志，对爱和美的热烈追求，对感受和行动的强烈渴望。“当朝霞映红她的脸庞，我将挺起胸膛去迎接战斗，我将高高地昂起头颅，直向那暴风雨的云头。”（勃洛克 2010: 63）

4 结束语

大量的类似片断、情境的引用表明，勃洛克的诗歌创作中隐匿着莱蒙托夫的创作文本，而在浪漫主义主题上也与莱蒙托夫的遥相呼应，勃洛克对莱蒙托夫创作中宗教和恶魔性等主题的继承与发展则进一步体现了同处在时代风口浪尖的两位诗人精神上的完美邂逅，由此可见，莱蒙托夫对其后辈的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世纪之交，当勃洛克深刻地体验到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危机时，他对莱蒙托夫的关注已经走出了诗歌的范畴，转向了生活与哲学领域。诗人曾提到，莱蒙托夫的诗歌中充斥着尖锐思想和悲剧性的责任意识，帮他战胜了优柔寡断的封闭式抒情。这使得他在复杂难辨的局势下，没有沉迷于神秘论的预言幻象，没有逃避，而是清醒、敏锐地观察并思考着。对新时代的悲剧和个人悲剧的愤懑之情，使得勃洛克像莱蒙托夫一样，把目光投向了“诗人之死”。1921年，勃洛克创作了最后一首遗嘱性的演讲诗篇《致普希金之家》。“普希金也根本不是死于丹特士的子弹，是空气匮乏将他置于死地”（谷羽等 2006: 147）。这一言论不仅是对其前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命运的昭示，也是对诗人自身结局的预言。五个月后，诗人勃洛克在抑郁和愤懑中离开了人世。

作为勃洛克的崇拜者之一，巴甫洛维奇在回忆自己的偶像时说道：“他告诉我，他从年少时起就认为自己应该做出功绩，应该继续莱蒙托夫的事业，但他没有尽到这个义务”（Н.А. Павлович 1964: 484）。然而勃洛克并不知道，他所做的努力和尝试并没有被世人所遗忘，如今，他的名字是与他所敬仰的前辈莱蒙托夫的名字并列的。

参考文献

- [1] Авраменко А.П. Указ. соч. [М]. Ленинград: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6.
- [2] Блок А.А. Нечаянная Радость. Москва: Скорпион, 1907.
- [3]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Снежная ночь (1907—1910). Москва, 1912.
- [4] 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й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Т.1.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а.

- [5]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й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Т.3.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b.
- [6]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й сочинений: в 8 т.Т.5.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с.
- [7]Блок А.А. Собраний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 Т.1.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1898—1904) [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7.
- [8]Буравова С.Н. Редкое изд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Лермонтова [OL] <http://lermontov.info/kritika/rare.shtml>
- [9]Гумилев Н. С. Письма о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М], Петроград: Мысль, 1923.
- [10]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4 т. Т.1, Изд. 2-е,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9.
- [11]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Сочин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88.
- [11]Мануйлова. В. А. Лермонт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М].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81.
- [12]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С. М.Ю. Лермонтов. Поэт сверх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А]. М.Ю.Лермонтов: pro et contra[C]. Сост. В.М. Маркович, Г.Е. Потопо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ХГИ. 2002.
- [13]Павлович Н.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б Александре Блоке. Блок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М]. Тарту. 1964.
- [14]Соловьев. Вл. С. Лермонтов[А]. М.Ю.Лермонтов: pro et contra,Сост. В.М. Маркович, Г.Е. Потопова. [С].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ХГИ. 2002.
- [15]Чуковский К.И. Дневник 1901—1929[М].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1.
- [16]Чуковский К.И.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как человек и поэт.Собр. соч. в 15 т. Т.8 [М]. Москва, 2004.
- [17]Чуковский К.Введение в поэзию Блока //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 как человек и поэт [М]. Петроград.: Изд-во А. Ф. Маркс. 1924.
- [18]勃洛克. 勃洛克抒情诗选 (丁人译) [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0.
- [19]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 (全四册) 第三册 (谷羽、王亚民等译) [M]. 敦煌: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
- [20]莱蒙托夫. 莱蒙托文集.独白 抒情诗 (1828—1831)(余振译)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a.
- [21]莱蒙托夫. 莱蒙托文集.诗人之死 抒情诗 (1832—1841)(余振译)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b.

The Lermontov Tradition in Blok's Poem Creation

Huang Xiao-m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ness of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tragic glamour of the individual fate of Lermontov have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Silver Age poets, among whom Blok stands out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Lermontov's tradition in his poem composition. This paper, by touching upon topics such as Blok's comment on Blok's citation of Lermontov's texts, the echoing of the romantic themes of the two poets,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he theme of religion and that of the devil, expounds the great influence Lermontov has exerted on the poem creation of Blok.

Key words: Blok; Lermontov; tradition; intertextuality; romanticism

作者简介：黄晓敏(1974—)，黑龙江富锦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2019-12-30

[责任编辑：刘 锟]